

许开祯长篇锐小说系列

许开祯
★
著

市委班子2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市委班子 2

许开祯 / 著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市委班子. 2/许开祯著.

—北京: 群言出版社, 2012. 6

ISBN 978-7-80256-339-1

I. ①市… II. ①许…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92936号

责任编辑 康 东

装帧设计 王 鑫

出版发行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1号

邮政编码 100006

网 站 www.qypublish.com

电子信箱 qunyancbs@126.com

总 编 办 010-65265404 65138815

编 辑 部 010-65276609 65262436

发 行 部 010-65263345 652202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读者服务 010-65220236 65265404 65263345

法律顾问 中济律师事务所

印 刷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4

字 数 329千字

书 号 ISBN 978-7-80256-339-1

定 价 35.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001 | 第一章：别小看酒场的威力

原省委副书记齐默然被中纪委“双规”后，新上任的钟超同志对省委班子进行了调整，让佟副书记兼管齐默然原来的工作。河阳班子突发震动，已经让佟副书记头疼，可最困扰他的却是另有其人。

032 | 第二章：他不是撂挑子，他是在玩权术

上一次是明打明冲他来的，他早有提防，该塞的窟窿早就塞好了，可能出现的情况也都预防到了，所以事到临头，他应对自如，坦然得很。这次不，这次看不到风波，甚至风都不吹，一切平静得就像寂静的湖面。

067 | 第三章：秘密战役刚刚打响，阻力便接踵而来

三河高层很快召开秘密会议，为了确保案件侦破不受外界干扰，马其鸣提议，对李欣然先以涉嫌经济犯罪实行“双规”。由纪委出面，对外界暂不透露任何消息。袁波书记点头同意。就在李欣然决计外逃的这个晚上，他被“双规”了。

097 | 第四章：上司早就想拿掉他，免得将来害事

汤萍自此悟出一个真理，权力，权力可以改变一切，权力更可以毁灭一切。在权力面前，是没有什么真理的。汤萍暗暗咬住牙，这辈子，她要用自己的方式，让权力变成供她调教的丫鬟！

130 | 第五章：这不是家务事，这得符合程序

蚊子多了不咬人，关键你得有抵抗力，不能拿批评当批评，就跟不能拿表扬当表扬一样。这里面有个哲学问题，就是领导的批评或表扬并不完全取决于你的工作，更主要的在于领导的心情或形势需要。要是赶上好时候，你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也能成为雷锋。

168 | 第六章：权力要是不让你讲话，你连嘴都不能张

有时候常委们也是一个小集体，一个小圈子，或者说白了点，也很有可能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这个利益既有国家的利益，组织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但难保不掺进个人的利益。当个人的利益大过其他利益时，阴暗面便有了，于是交换、平衡、妥协，等等，什么事儿都可能发生。

208 | 第七章：世上哪有免费的午餐

保密电话保给谁？对老百姓它是保密的，对想调查你的人呢？它远不如家里的座机。要想监控座机，你还得通过电信，通过更多部门，而保密电话对他们来说，等于安在你家里的窃听器。

248 | 第八章：老大此行，醉翁之意绝不在酒

程副主任的含金量来自另一个人，他的亲家，女儿的公公目前是中央某要害部门的实力派人物。这一点，怕是在座各位都非常清楚的。官场就是这样，它的游戏规则后面潜伏着无数的潜规则，搞不清这些潜规则，你在官场里就会头破血流。没有谁傻到搞不清。

283 | 第九章：跟领导要会跟，这是学问

再次见面是跟袁波书记谈话之后，那次谈话对他和袁波书记都有一种穿透的意义。是的，人和人之间，有时应该需要一种力量去穿透，那些貌似坚硬的壳，或者心灵的坚冰，打碎其实也很容易，只需拿出一样东西，真诚。

326 | 第十章：你们哪一位又愿意原地踏步走

孙吉海终于明白，老大父子是铁了心要把他往枪口上推。他啪地扔掉手中的香烟。佟副书记的话又在耳边响起来：

“老孙，省委对你还是很有信心的，相信你能够作出正确的选择。”选择什么，作何选择？到现在还能怎么选择！

376 | 尾 声：在省城，另一场战役刚刚打响

三河市委大楼里，马其鸣正在悄无声息地收拾东西。一天前他接到通知，要他回到开发区去。对这次变动，马其鸣同样木然得没有任何反应。刚刚逝去的那个冬天，三河发生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裂变，至今回想起来，仍然心有余悸。

第一章 别小看酒场的威力

— 1 —

原省委副书记齐默然被中纪委“双规”后，新上任的钟超同志对省委班子进行了调整，让佟副书记兼管齐默然原来的工作。河阳班子突发震动，已经让佟副书记头疼，可最困扰他的却是另有其人。

车子在驶往三河市的高速公路上奔驰着，马其鸣的心情仍然郁闷难平。昨天到现在，马其鸣的情绪始终处在一种似痛似愤的不平中，他做梦也想不到，省委会来这一手，把他突然从景山开发区副指挥的位置上撤下来，挪到三河去。这个决定太令他震惊，他几乎无言以对。

马其鸣认定，这跟半月前召开的现场会有关。

半月前，景山开发区在二号施工段召开现场会，省委佟副书记亲自到场，陪同他的有开发区总指挥、景山市市长许大康，还有省建设厅、省计委等方方面面的领导。二号施工段是开发区示范工程，由曾副指挥亲自抓，马其鸣平常很少来这儿。市长许大康向佟副书记详细介绍了二号施工段的建设过程，还无得意地领着佟副书记参观了新建成的开发区统办大楼、科技信息城等。佟副书记看上去很高兴，不停地对开发区的建设表示肯定。就在主客双方露着轻松的笑容往会议厅走的一刻，马其鸣突然指着不远处被开发区工作人员强行阻断脚步的人群说：“那儿发生了

什么事？”他这一问不要紧，市长许大康脸色突然变绿，表情近乎僵止。已经迈上会议大厅台阶的佟副书记也停下脚步，看了许大康一眼，说：“过去看看。”

这一看，就把现场会的欢乐气氛给彻底砸了。

被工作人员阻挡住的是闻讯跑来跟佟副书记讨工资的民工，没等佟副书记到跟前，他们便强行冲断阻止他们的人墙，扑向佟副书记，声称要是今儿个不发清工资，就不让佟副书记走人。许大康脸色由绿转黑，一股焦火焰从他脸上扑扑冒出来。曾副指挥更是乱了手脚，冲手下厉声说道：“快把人弄走。”当时佟副书记并没发话，只是目光不停地在他们几个人脸上扫来扫去。如果马其鸣不要再添乱，或许事情的结局也没那么糟，偏是他按捺不住，指着领头的民工说：“你过来，有什么问题慢慢讲，不要开口闭口就喊不活了。”

这一讲，就把二号施工段长期拖欠民工工资的事情给抖了出来，现场会因此而中止。佟副书记责成建设厅立刻组织力量，调查此事。调查会上，马其鸣再次向许大康和曾副指挥发炮，将他听到和看到的诸多造假现象一一点了出来，气得许大康直拍桌子。要说，马其鸣当初担任这个副指挥，也是许大康亲自点了将的，怎么就在关键时候一点儿也不给许市长面子呢？

马其鸣自己也想不通，当然，他绝无给许市长故意抹黑的不良动机，他只是不愿看到拿棍棒把民工像狗一样打开的恶劣场面。他们讨的，只是那可怜的一点点苦力钱呀！资金紧张是不假，但这能成为理由吗？按他马其鸣的理解，要是真紧张得连民工工资都开不出，这开发区宁可在建！况且，他也是副指挥，紧张不紧张他比谁都清楚。太黑心了！记得他当时就这么冲许市长拍了桌子，把不满和愤怒都拍了出去。

事后谁都说，他马其鸣有点过，不该当佟副书记的面玩这套，更不该一个人出风头，把开发区大家的功劳都给抹了。马其鸣自己也有点后悔，没想事情会闹那么大，佟副书记会当场停了许大康的职，而且紧跟

着召开另一个现场会，将他在调查会上一激动说出来的诸多事儿一一做了调查，这才揭开了开发区不为人知的一面。

开发区怨声载道，声讨马其鸣的声音比推土机的声浪还高。马其鸣预感到不妙，但他决然想不到，事情的最后结局会是这样，开发区集体大换班，他本人也被调到三河市担任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我不服！马其鸣心里这么重重地说了一声。

这话他是昨天当佟副书记面说的。组织部长委婉地向他传达了省委刚刚作出的这一决定后，马其鸣首先想到的便是挨了一刀。就因为他比别的公鸡多打了几声鸣，就因为他敢把脖子伸出来，快刀便架在了他脖子上。

佟副书记并没有多作解释，只是意味深长地盯了他一会儿，然后平静地说：“派你到三河市去，也是省委反复酝酿过的，开发区的工作固然重要，但你是学政法的，应该到更适合自己的位置上去。”

更适合自己的位置？车子里的马其鸣忽然笑笑，笑得有些悲凉、有些惨淡。

马其鸣是西北大学政法系的高才生，毕业后直接分配在省委政法委，从秘书干起，一路干到了处长。佟副书记担任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那年，马其鸣被下派到一个县当县长，算是第一次接触基层。他在那里度过了两年时光，刚刚体验到跟省委大院完全不同的生活，一纸调令又将他抽回，继续在政法委做事。那时候的佟副书记已成了省里的实力派，前程不可估量，马其鸣小心翼翼陪着他，担当秘书的角色。可是这个秘书却老是惹事，总把一些不该捅出去的事儿捅出去，好几次都弄得佟副书记很被动。马其鸣至今还记得，佟副书记教诲他的样子。佟副书记似乎永远不温不怒，但目光里却含着不容你违抗的威严。他批评马其鸣最多的一句话便是，啥时候你才能稳下来，干事光靠激情远远不够，激情是什么，对成大事者，激情就是毒药！

成大事者？马其鸣摇摇头，他压根儿没想过要成什么大事，这辈子

他只想按自己的心愿活。是的，自己的心愿。可马其鸣越来越发现，这事儿有点难，尤其对一个误入仕途的人，这种活法简直就是折磨人。总有东西逼迫你放弃，逼迫你朝自己心愿相反的方向走。可马其鸣不甘心！

甘心不甘心由不得他，就如同现在，尽管他十万个不情愿，还是乖乖地坐上了车，赶去上任。有什么办法呢？

马其鸣苦苦地笑了下，想想自己走过的路，真是感慨万端。

回到政法委不久，因为一件事，他惹起风波。迫不得已，佟副书记再次把他下放到县上。这次是更穷的一个县，而且点名让他当县委书记。马其鸣自己倒不觉得苦，穷县富县对他来说，没啥区别，他倒是喜欢那种自己说了就算的感觉。可是两年后，佟副书记将他召回，不问青红皂白，劈头便训。马其鸣这次没表现出恭顺，而是很不客气地顶起来。

我做错什么了？两年里我让农民人均收入增长了三百多块，救活了三家国企，修通了两条乡村公路，解决了长达五年的拖欠教师工资难题，难道这些你都看不见吗？

佟副书记叹了口气：“当然，你说的这些都没错。如果单论政绩，你应该受到表扬，怎么表扬都不为过。可是，你犯了一个大忌。你不该不守规矩。你想想，一年内你撤换掉四十三位部局领导，把老县长气得都住了院。这还不算，你竟敢将一位名声非常不好的交际花一步到位提到旅游局长的位子上，惹得风波四起。这样下去，你还怎么干！”

交际花？马其鸣惊愕地瞪住这位自己视做恩师的老领导，有点冲动地说：“连你也这样想？她能干，比起那些站着茅坑不拉屎的酒肉干部，她不知强多少倍。我怎么不能提拔她？”

能干就提？佟副书记放缓口气，语重心长地说：“我的马书记，什么时候，你都不要忘了，凡事都有规矩，打破规矩独立行事，不是一个成大事者的选择。”

“我不想成什么大事！”马其鸣几乎是在冲佟副书记吼了。这一吼，他便被佟副书记彻底挂了起来，将他安排在政法委下面的一家政法杂志

里，当个副总编，算是过了一年多不痛不痒的日子。直到开发区挑选干部，许大康找佟副书记要人，马其鸣才又回到火热的生活中。

想不到，这一次，他得到了同样的下场。

“真是不思悔改呀！”佟副书记这样恨铁不成钢地说。

“我就不思悔改。”马其鸣像是跟谁斗气似地说。发现自己是在车里，马其鸣有点伤心地收回思绪，他真是舍不得开发区呀，原打算在那儿拼上命地干，把自己的才华和智慧全都融到开发区的建设中，真正建起一座富有时代特色和奋飞精神的新景山城。也不枉他在这片火热的土地上走一场。

算了，一切都过去了，还不知等待他的三河市又是啥景观呢。

手机响了，接通一听是省委组织部部长，告诉他他们已到了三河。马其鸣“嗯”了一声，没再多话。省委简直就跟赶着鸭子上架一样，昨天刚宣布，今天就逼着上任，为示隆重，还特意让组织部部长前来宣布。这规格，怕也只有他马其鸣能享受到。

车子猛地一抖，像是要从公路上弹出去。马其鸣惊了一下，忙问司机怎么回事儿？司机惊着声说：“是一辆摩托车，横穿高速。”马其鸣探出目光，果真见一辆摩托飞扬而去。骑车的是一农村青年，头发被风吹得乱扬，像是很威风的样子。他不高兴地骂了一句：“真是不懂规矩，高速公路怎么能乱穿？”

司机稳下神说：“这一带的高速路都这样，凡是经过村庄的地方，村民们都把护栏剪开，强行横穿，已经发生不少事故了。”

马其鸣“哦”了一声，发现车子已到了三河地界。这片土地他并不陌生，当初在佟副书记手下做事，陪同他来过几次。他对三河的印象是，典型的农业大市，经济小市。人们的思想观念就跟横穿马路的年轻人一样，有一种自以为是的张扬。当然，他希望三河经过这些年的发展，能有所改变。车子又行了片刻，快到吴水县城的时候，前面发生堵车，黑压压的车辆塞满公路。司机叹了一声，缓缓将车停下。马其鸣看看表，现在是上午十一时，离他跟组织部部长约定的时间还有四十分钟。他们计划在

十一点四十跟市领导见面，然后午餐，下午开大会宣布。对这些程序，马其鸣一向看得很淡，不就上任吗，搞这么隆重有何必要？

车子停了二十分钟，还不见前面的车辆有动静。马其鸣有点不耐烦，让司机下去看看，到底是车祸还是其他什么原因。过了大约二十分钟，司机惶惶地跑来，说不好了，马书记，前面有人上访。

上访？跑公路上上访？马其鸣感到不可思议。

司机嗫嚅着，没敢马上回答。不过，他的脸色很不好，像是受到突然的惊吓，一片惨白。

“到底怎么回事儿？”马其鸣忽然预感到什么，声音锐利地问。

“是……是……”

“是什么？”

“马书记，有人打着牌子找你告状。”司机总算结结巴巴地把前面的情况说了出来。马其鸣听完，果断地跳下车，也不管司机在后面喊什么，就往前走。果然，越往前走车辆越多，人也围得黑压压的。除了被堵车辆上的人，还有四下跑来看热闹的群众。马其鸣走到跟前，就见路中间果真跪着一青年妇女，三十岁左右。双手举着一个纸牌，上面写着几个大字：求马政法替我申冤。

马政法？马其鸣的眼睛被这三个字猛地一烫，脑子里快速闪动，这女人是谁，怎么知道我今天要路过？他往前挤了挤，才发现路中间还有两位老人，像是夫妇。老头手里拿着厚厚的一叠纸，每驶过一辆车，就往里面塞几张。还隔着车窗问：“你是新来的马政法吗？”见车内的人摇头，老人脸上露出很深的失望。不过，他像是很固执，非要一辆一辆地问过。正是老头这份顽固，路上才堵了那么多车。公路另侧，老太太抱着一小女孩，也跪着，面前铺开长长的一块白布，上面写满黑字。马其鸣挤过去，顺着白布一看，心猛地就揪住了。

跪在马路中间的女人叫苏紫，一个很美丽的名字。他丈夫叫陶实，是个小车司机，因发生交通事故，被关进看守所，接受调查。万万想不到

的是，丈夫陶实被狱霸活活打死在看守所。苏紫到处上访，要求严惩凶手，为丈夫申冤。她的眼泪洒满了漫漫上访路，可狱霸童小牛却被无罪释放，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她怎能甘心？她不相信丈夫的血能白流，她不相信共产党的天下会让冤魂白白死去。可是，这世道，谁能替她做主？

又是一个冤魂！

马其鸣看到这儿，吸了一口冷气。这时他听见边上群众议论纷纷，说苏紫几个月里天天下跪，膝盖都破了几层皮，丈夫的事仍得不到公正的处理。“黑暗啊！”有人狠狠地叹了一口气，转身离去了。马其鸣没敢多待，悄悄抽身出，心事浓重地往回走。这一次他没有激情用事，感觉自己就像逃开一样，有点对不住跪着的苏紫。可是，当着这么多群众的面，他就是挺身而出，又能给她什么承诺呢？

承诺不是想做就能做的呀！

马其鸣有点悲凉。

但是，他却牢牢记住了“苏紫”这个名字。

— 2 —

李春江孤独地坐在办公室里。

得悉苏紫没能堵住马其鸣，李春江心里漫上一层绝望。难道他也不敢接这状子？还是苏紫错过了他？不可能，李春江相信苏紫不会错过。一切都是他精心算计过的。为了打听到马其鸣上路的准确时间，李春江不惜动用省城公安界的朋友，让交警一路跟他联系。直到马其鸣快到吴水的时候，他才安排苏紫一家去高速公路，而且，他还特意跟高速路的交警交代，千万别阻断苏紫的上访，就算帮他一个忙。

李春江这样做，也是迫于无奈。没有办法的呀，只要马其鸣一踏上三河地界，一坐在他政法委书记的位子上，就会被各种各样的力量包围，苏

紫再指望他申冤，怕就成了水中月、雾中花。

可是就是再这样算计，也没能帮苏紫把冤情呈到马其鸣手上。一定是他也怕这案子，或者，就是有人提前打了招呼。

正乱想着，郑源打来电话，质问苏紫上访是不是他安排的？他刚说了声“是”，郑源便大发雷霆，骂他是往死里害苏紫。“知道不，苏紫刚离开高速，就有一辆摩托车飞驰着向她撞去。若不是我安排人保护，这阵儿她就没命了！”郑源的声音很高，震得李春江耳膜都疼。李春江感到震惊，光天化日之下，他们竟敢如此下毒手！半天后他问：“苏紫现在怎么样了？”

“还能怎么样，春江，你就别再瞎管闲事好不，算我求你好了。”郑源的声音突然软下来，真像是求他似的。李春江真是弄不明白郑源。按说陶实出事，最急的应该是他郑源，可是他却一次次阻拦自己，不让他把事情往大里闹。李春江有点泄气，不过对方下如此黑手，李春江还是惊出一身冷汗。

下班后，李春江回到家，女儿朵朵还没回来。他放下二十元钱，给朵朵留张条子，告诉她晚饭自己想办法，随后便往医院赶。

李春江的妻子叶子荷住院了。几个月前她说乳房那儿不舒服，李春江没在意，结果前几天乳房形成肿块，李春江这才怕了。医生初步诊断为癌变，详细结果还没出来。李春江脚步匆匆赶到医院，先往主治大夫那儿奔。刚到门口，便听到两位大夫在谈论病情，正是他妻子叶子荷的。李春江听了没几句，头里便轰一声。他推门扑进去就问：“大夫，我妻子到底怎么样？”

两位大夫交换了下眼神，其中一个说：“李局长，请跟我来。”

李春江被带到一间办公室，负责叶子荷病情的周医生说：“很抱歉，李局长，下午我们经过会诊，确诊你夫人的乳腺已经癌变。”

什么？尽管之前已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但听到周医生明确的答复，李春江还是惊得说不出话。癌？多么可怕的字眼呀！他的脸色瞬间蜡黄，心情陷入极度的恐慌之中。半天，他抹抹额上的冷汗，结巴着说：“周医生，已

经肯定了吗？”

周医生点点头，表情也很沉重。

“那……会不会有危险？”李春江感觉自己已经接不上气了。

“暂时还不会，不过得抓紧手术。目前情况看，手术的意义还很大，我希望你尽快做通病人的工作，跟我们积极配合。”见他不停地擦汗，周医生顿了片刻，接着说，“要说乳腺癌也不是多可怕，但你夫人癌变的部位比较特殊，离肺部很近，如果发生转移，就很难控制了。”

周医生还在说，李春江脑子里早已空空一片。关于病情拖下去的后果，他一句也没听进去。

回到病房，发现桃子也在。两个女人正在说笑，护工不知去哪了。李春江强装欢颜，跟桃子打过招呼。桃子问他怎么没去会上蹭饭，李春江不明白地盯住桃子。桃子说：“今天不是马书记上任吗，各路神仙都来了，你这神仙怎么没去凑热闹？”桃子这人就这样，不管什么场合，她都显得快活有余，仿佛那张脸从没阴过。有她陪着叶子荷，叶子荷看上去精神了许多。

李春江随便支吾几句，便坐在病床边，问叶子荷今天感觉咋样，想吃点啥？

桃子惊讶了一声，说：“老夫老妻的了，还这么肉麻，也不怕我吃醋。”正说着，桃子的手机响了，是郑源，问她在哪儿。桃子说：“我还能在哪儿，陪子荷呗。”郑源问：“李春江在不？”桃子故意说：“不在，现在的男人，巴不得老婆出事呢，跟你一个样，又不知让哪个妖精勾走了。”说着还冲李春江吐了下舌头。不知怎么，李春江心里忽然翻上一层浪，觉得桃子不该开这种玩笑。桃子再拿话训他，他便没好气地发火道：“你能不能正经点？”郑源大约听见了李春江的声音，告诉桃子别走开，他马上过来。

几分钟后，郑源就赶到了，一进门便问：“结果出来了没，医生到底咋说？”李春江躲闪着目光，装作没事地说：“检查结果出来了，良性瘤。”

桃子马上说：“我就说嘛，这么漂亮的美人，老天爷怎么舍得她得那种病呢。这下好了，不用担心了。哎，子荷，快说，想吃什么，我去给你买。”

叶子荷这一住院，什么胃口都没了，平日爱吃的东西，只要一端到嘴前，便反胃。她问李春江：“朵朵呢，她怎么吃？”李春江说：“我留了钱，她自己会吃，你想吃什么？”没等叶子荷回答，他又说：“看我这忙的，给你连饭也做不了。明天我请假，索性就在医院陪你。”叶子荷感激地看了眼老公，有点放心不下地说：“我这儿不用你多操心，朵朵马上要考试了，不能让她老在外面瞎凑合。”正说着，护工来了。护工是位三十多岁的下岗女工，是桃子拖人找的，人很实在，照顾病人也很周到。她提着热腾腾的一盒面片，不好意思地冲几个人笑笑。李春江接过饭盒，要亲手喂叶子荷吃。叶子荷打开他，说：“你陪他们去外面吃吧，吃完早点回家，晚上有玉兰陪着我，你就不用来了。”

玉兰便是那位护工。

三个人出了医院，桃子提议去吃火锅。李春江哪还有食欲，推说自己头痛，想回去。郑源看出不对劲，拉过他说：“跟我说实话，是不是那个病？”李春江刚点了下头，泪水就涌出来了。

叶子荷的病情立刻引得大家一阵慌，尤其是桃子，一听叶子荷真是癌，泪水便汹涌而下，死死地抓着郑源的胳膊，哪还能看见刚才逗笑的影子。郑源叹了口气，说：“现在悲伤还不是时候，赶快想办法治疗。这么着吧，你跟桃子先去吃饭，我这就回县上。县医院的秦院长跟省肿瘤医院的专家关系不错，我连夜去请专家，一定要尽早会诊，拿出一个最好的治疗方案。”说完，便丢下李春江跟桃子，坐车走了。桃子这才擦干泪，劝李春江：“你一定要挺住，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能没信心，走吧，先吃饭。”说着硬拉着李春江去了街边的一个饭馆。

李春江和叶子荷都不是本地人。李春江老家在河北，大学毕业后先是分在省公安厅，后来又深入基层，一路辗转，最后才调到三河市公安局担任副局长。叶子荷老家在陕北农村，毕业后分在三河市乡下当老师。